



希望文学丛书



梁晓声

# 天若有情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梁 晓 声

# 天若有情

· 希 望 文 学 丛 书 ·  
天若有情

梁晓声

---

出 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印刷三厂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375印张 237,000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87,000

书 号：10326·28

---

定 价：1.30元

57082



梁 晓 声

## 小 传

一九四九年我出生于哈尔滨市，父亲是一个普通建筑工人。母亲在扫盲运动中认识了一些字。我从小生活的那个杂院，人家多，孩子也多。母亲怕我和弟弟们在院里惹事生非，每隔几个月，总会买回几本小人书给我们在家里看。我正是从看小人书起，不自觉地爱上了文学。以后，看小人书已不能使我获得阅读的满足了，从家里偷钱买文学书的事也是有过的，虽然家中生活当时很困难，但母亲从未过于严厉地责骂过我。

小学和中学，我的作文成绩一直优秀。一九六六年我初中毕业于哈尔滨市。一九六八年下乡以后，曾担任过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所在的连队的通讯员、团部的报道员。一九七一年兵团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我成为第一批学习班的成员，并陆续开始在《兵团战士报》和地区报纸上发表小说、散文。可以说，是北大荒培养我真正走上了文学道路的。

一九七四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一九七七年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一九七九年，我重又拿起了笔开始创作，同年发表了离开北大荒后的第一篇小说。至陆续发表短篇小说近四十篇，中篇小说两部，兼写少量电影理论文章。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我想，我既然已经走上了文学道路，便要继续走下去，而且要求自己，脚印扎实些……

作 者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 目 录

白桦林作证	• 1 •
遗 失	• 31 •
苦 艾	• 59 •
北大荒纪实	• 84 •
飞罗旋	• 110 •
在城市	• 148 •
生活不是梦	• 175 •
煤精尺	• 208 •
天若有情	• 229 •
西郊一条街	• 267 •
鹿 哨	• 299 •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 315 •
记忆中的梆声	• 353 •
后 记	• 393 •

---

## 白桦林作证

公比拉河绕过驼峰山梯形的山脚，河床狭窄了，流速缓慢了，象一位羞怯的少女，在荒原上若有所思地徘徊。河北岸生长着一片年轻的白桦林。清晨，浓雾从驼峰山顶飘漫下来，总是张开无形的双臂，情意绵绵地最先拥抱白桦林。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翩跹离去，神秘地梦幻一般消散在深沉的荒原上。白桦林，则用它那稀疏的枝叶和潇洒的身影，遮挡着渐渐灼热的阳光，珍爱地保留着挂在笔挺礼服上的雾气凝成的晶莹露珠，不忍抖落……

白桦林与我们马场连队隔河相向。马场的男知青们，把它叫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其实，更准确一点说，应把它叫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地方。

烦恼的不是白桦林，而是“维特”们。这一点，谁也莫如他们自己清楚。

我们比他们更清楚。

那一年，我们马场只剩下七个半“夏绿蒂”了。年龄最大的，是北京姑娘邹心萍。年龄最小的——我。她们个个都超过了二十五岁。而我才刚满二十三岁。她们认为我还没有到产生“夏绿蒂”式忧郁的年龄，把我视作稚齿童心的小姑娘。我完全接受她们对我的看法。生活的鞭子还没有把我驱赶到非爱一个人或非被一个人所爱的地步呢！

……

说不清从哪一天开始，马场的男女青年之间形成了一道似有似无的壁垒。是因为某某首长的儿子或女儿从北大荒“光荣入伍”而后“曲线返城”了么？是因为有人“走后门”开出了哪家大医院的诊断书“病退”成功了么？是因为有人花八百元高价买到了一张城市户口卡么？……没有谁提出过疑问，也没有谁回答过。

四十余万知识青年屯垦戍边，如同四十余万块石头垒起的大坝。它能否巩固地长存并发挥作用，全凭每一块石头与每一块石头之间那种紧靠的依傍性，那种可加不可减的牵制性。虽然走掉的也许仅仅是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但毕竟每年都在走。

走、走、走……

以各种方式走。

走了一个，动摇一批。走的并非都是最应该走的。但他们反倒走得心安理得，堂而皇之。他们无所留恋地走了，把不平留给了剩下的几十万。

马场的女知青走得只剩下了我们“七个半”。



每天吃过晚饭，小伙子们从独木桥上走过公比拉河，三三两两地隐没在白桦林中。而七位“夏绿蒂”呢，则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一块儿离开集体宿舍。她们穿过草甸子，兜一个大圈，绕到公比拉河下游，再沿着河边逆流往回走，经过对岸的白桦林，总要在河边停下，从兜里掏出条手绢什么的小物件，蹲在河中的石头上洗一阵。实在找不出什么东西可洗的，便采花折草。这时如果从白桦林中传出一声口哨，或一块石子在河面上打起一串水漂，她们就会象七头鹿一样同时抬起头，隔岸向白桦林眺望。通常情况下，她们是发现不了谁的身影的。于是面面相觑一阵，有所不甘地默然离去。如果一块挺大的石头飞落河中，“扑通”一响，吓她们一跳，白桦林中保准会有人躲在暗处嘻嘻窃笑。

“讨厌鬼！”

“缺德兽！”

“不得好死的！”

她们受了极大欺侮似的，七个人一字儿排开地站在河边，同仇敌忾，向对岸大叫大嚷，示威一阵方肯罢休。回到宿舍她们还要冥思苦想地猜测一番，那“讨厌鬼”和“缺德兽”很可能是哪一个。因此争论得面红耳赤的事儿也是常有的。

“够了！多无聊！”每逢这时，如果我在场，并且对她们的争论显出极感兴趣的样子，邹心萍就会大声制止，发出禁令。

她在我们七个，不，七个半“夏绿蒂”当中很有威信。这是一种特殊的威信。是现今善于关怀人的“老大姐”和往昔严肃的女排长双重人格所形成的一种威信。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至今回忆起来，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

是的，每一个细节……

对我来说，那是很惊心动魄的场面——两匹狂怒的烈马之间的争雄斗狠。一匹白马，一匹红马，都是我们马场最野性的马。我们知青给它们起了两个好听的名字。白马叫“雪兔”，红马叫“火狐”。它们只要凑到一块儿，就会展开一场恶斗。

那天，两个车老板分别把它们卸了套，牵到河边饮水洗澡。“雪兔”“火狐”不期而遇，野性突发，挣脱缰绳，转眼就斗到了一块儿。它们相互撞、咬、踢、踏，你追我逃，我逃你追，从岸上斗到河中，又从河中斗到岸上。直斗得河中水花四溅，岸上飞沙走石。两匹马的搏斗，是显示出含蓄的狠劲的搏斗，并不象猛兽那般发出令人恐怖的一声咆哮，也绝不是血淋淋的张牙舞爪的生命的毁灭。不，完全不是那样。与猛兽相比，它们的搏斗甚至可以说不带有西方贵族决斗的风度。一方在某一回合中获胜，下一回合，一定矜持地将主动进攻的机会让给对方。那简直不是两匹马，而是两个战神的化身。它们那瞪圆的眼睛，锃亮的铁蹄，呼呼喷气的鼻孔和剧烈扇动的马腹，那种狂怒，那种霸悍，那种争雄夺霸和誓不两立，那种半人性半野

性的恶劲，那种力的持久的较量，既令人惊心动魄，又令人几欲为之呐喊助威！

那一天，是我到马场的第四天。一切的一切，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我和几个同批到达的姑娘正在河边洗衣服。起初我们只觉得这两匹马斗得好玩，斗得开心，站在远处观看。两个车老板对两匹马束手无策，也索性坐在河岸边的石头上，卷旱烟吸起来，摆出“看你们斗到何时方休”的听之任之的样子。但几分钟之后，我们那种袖手旁观的好兴致便云消雾散。我们都被震慑住了！两个车老板也扔扔掉卷烟，同时跳起身，躲躲闪闪地围着两匹马转，大声叱喝，跺脚挥拳，抛石头，却无济于事。“雪兔”的形体比“火狐”要小些，在那一天的恶斗中连连吃亏败北。它左前腿被“火狐”踢伤，一块皮肉翻垂，鲜血染红了雪白的马腿。也许是因为伤疼的刺激，它更加狂怒。而它的狂怒也将“火狐”的野性引发到了顶点。

我真担心“雪兔”会成为“火狐”那无情的铁蹄下的悲壮的牺牲品！

不知哪个姑娘跑回去报信了。有人骑着马从村里奔驰而来。接近时才看出，骑者是位姑娘。短发，柳眉，凤眼，穿一套洗白了的军服军裤，腰间紧扎一条帆布武装带，英姿飒爽，豪气勃发。一副“假小子”模样，一种叱咤风云的气概！

那张秀气的脸晒得真黑呀！

她在两个车老板跟前勒住马，目光咄咄，厉声问：

“你们是两个死人吗？”

两个车老板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很不服气地说：  
“我们是死人，你是活人！你能耐，你来劝架嘛！”

“少废话！这两匹马是最优良的种马，两败俱伤，你们负得起责任吗？！”她的语气和她的目光一样咄咄逼人！

两个车老板不再说什么，默默朝后退了几步，意思分明是：我们看你的！

她也不再罗嗦，促马接近仍在恶斗的“雪兔”和“火狐”，扬臂挥鞭，朝它们狠抽过去。鞭绳在空中发出唿哨，叭叭地落在“雪兔”和“火狐”身上。“雪兔”和“火狐”立刻分开，傲岸地挺着脖子，昂着头，岿然不动地朝她睇视了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又凶猛地冲撞到了一块儿。任凭鞭梢象雨点般落在它们身上，再也不予理睬。

一个车老板冷笑一声，嘟哝着：“就这两下鞭头子上的功夫啊？”

另一个朝我们这边扫了一眼，撇撇嘴，讥诮地接着说：“还不是想在这几个初来乍到的面前露一手，逞逞能！”

她显然是听到了。我看出她的脸涨红了。她不知是被两匹马激怒了，还是被两个车老板激怒了，扔掉鞭子，双手紧勒缰绳，直勒得胯下的马打了个“立桩”，接连倒退数步。

“闪开！”她大吼一声。

正当“雪兔”和“火狐”又一次人立起来的刹那，她一抖缰绳，纵马向它们猛冲过去！

“雪兔”和“火狐”被撞开了。它们各自兜了一个圈子，长嘶一声，又人立起来……

她迅速拨转马头，又朝它们猛冲过去！

两匹马无法再斗到一块儿。“火狐”首先退出战场，仿佛一个光荣的胜利者似的，绕着被铁蹄践踏得松软了的那片场地散跑一圈，咳咳嘶鸣几声，然后箭一般地朝马棚归去。

“雪兔”的玉石眼中仿佛投射出不甘屈服的目光，昂头凝视敌方跑远，转身一步一步朝河边走去。它的右后腿显然也受了伤，一拐一拐的。它走到河边，并不立刻喝水，注视着自己映在水面上的战罢的疲惫而英烈的模样，低下头，轻轻舔着自己前腿上的伤处。

它突然发出一声愤怒的悲啸！

两个车老板又朝我们几个姑娘这边瞅了一眼，都有点羞愧。

而她，朝他们狠狠瞪了一眼，一言未发，策马向村中奔驰。

我注视着她远去的身影，问一个姑娘：“她是谁？”

“大名鼎鼎的邹心萍嘛，三姐妹的头儿！”我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我又问：“什么三姐妹？”

“三个扎根北大荒的知青典型人物呗，她们比我们这

批知青早半年来到北大荒。”

又一个姑娘用敬佩的口气说：“咱们马场的二百多匹马，哪一匹她都敢骑！”

邹心萍——这是我来到北大荒后记住的第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就在那一天，我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崇慕。不过，不是对她——我们这位女知青排长。而是对它——“雪兔”。

这匹马那种为了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屈的刚勇感动了我。我天性对不屈的弱者抱有近乎本能的深厚怜悯和恻隐之心。一匹马也罢，一个人也罢。

我从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念，要接近“雪兔”。

“雪兔”养伤的那一个月内，我几乎天天抽空儿独自溜到马棚去，带一捆从麦地边上拔下来的青麦，或者从食堂仓库偷出来的一兜菜豆。有时甚至带几块家里寄给我的上海糖。“雪兔”对我由陌生、警惕，而熟悉、亲近起来。不久，在它悠闲地嚼着我带给它的青麦时，已经允许我蹬着马草垛骑在它身上一小会儿了。

“雪兔”前腿和后腿的伤终于养好了。一天中午，趁马棚没人，我偷偷将它牵出。它摇头扫尾，用下巴蹭我的肩膀，看样子很驯服，也很高兴和我厮混一会儿。它的友好态度令我胆子更壮，我将它牵到碾料的磨盘跟前，爬上磨盘，跃身跨到了它背上。突然，它长嘶一声，打了个“立桩”，险些把我从它背上甩下来！紧接着，它放开四

蹄狂奔。缰绳从我手中脱落，我两手下意识地死命抓住它的长鬃，身子低伏在马背上。

“雪兔”从村路中飓风般驰过！

我害怕得闭上了眼睛，只觉身在空中似的，耳畔呼呼生风。我发出尖叫，叫喊了些什么，连自己也不晓得。同时听到村中许多人的惊嚷。

连队里悬挂作钟的铁轨当当地敲响了！

一阵冷水溅到我身上，衣服裤子全湿了，我才知道“雪兔”过了河。我始终不敢睁开眼睛，不知“雪兔”过了河后将我带到了什么地方。湿了的裤筒紧贴着腿，在马背上摩擦着，火辣辣地疼。我的整个身子几次从马背上抛起，落下；落下，又抛起……我精疲力竭了，我的头开始旋转，我心中默默地念叨着：“‘雪兔’，‘雪兔’，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今天可别坑害我……”

“别撒手！千万别撒手！……”我听到后面有人大喊。另一匹马的得得蹄声疾速迫近。

忽然，我感觉到有人从我身后飞跨到“雪兔”背上，接着，两条胳膊从我腋下向前插过来，揽住了缰绳。

这个人对我说：“别怕！”

我全身软绵绵地靠在了那个人怀里。

不知过了多久，“雪兔”的四蹄放慢了。终于，它站住了。我微微睁了一下眼睛，见已身在荒原，满目开放的野花。我仍一动也不动，目光落在一只紧紧握着缰绳的手上。那只手已被缰绳磨破，指缝沁出鲜红的血迹。我格外

内疚，感激油然而生。我立刻挺直身子，正欲扭回头，看看将我从危难中解救了的是什么人，说一句感激的话，却不料已从马背上给推了下去。幸亏草地极其松软，并没有摔疼哪儿。我双臂反撑着身子，仰起脸，原来是她——邹心萍！

“你！……你干嘛摔我！”我大声抗议。

“摔你是轻的！我还想揍你呢！”她瞪着我，恶声恶气地说。

“你……你得把我带回去……”我从草地上爬起来，几乎有点低声下气地说。

“想得美！你自己溜跣回去吧！”她哼了一声，拨转马头，飞奔而去。

我呆呆地孤单地站在四野无人的荒原上，眼睁睁地望着她骑马涉过了公比拉河，消失在对岸的土岗后面……

我在荒原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七八里路才回到村中。

我在宿舍门外站住了，我听到她正在挖苦我——

“这个刚从上海滩来的小黄毛丫头！靠在我怀里，大概还以为是靠在哪个小伙子怀里呢！……”

一阵姑娘们的哈哈大笑，象刀子一般挫伤了我的自尊心。

“哼！等她回来再跟她算帐！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听语气她怒火未消。

我紧紧咬住了嘴唇。



我没有当时进宿舍……

因为这件事，邹心萍在女知青排里，对我进行了一次措词极其严厉的点名批评。

从那以后，我对她心中怀着一半感激，又怀着一半怨恨。我想找机会当面对她说几句感激的话，又想在某个人多的场合，找岔和她大吵一顿。不过，感激的话始终没能有机会当面对她说，大吵一顿的念头也渐渐打消了。心中的怨恨竟被后来对她的同情所替代。这是因为，她们那知识青年扎根边疆典型的“三姐妹”之中的其他两个，先后都离开了北大荒。一个走后门上大学了。另一个，在探亲返城期间，找了一位比自己大十多岁的男人结了婚，不回来了。“永久牌”的典型成了“飞鸽牌”的典型。冷讽热嘲，刻薄挖苦，都极不公平地降临在她一个人身上。有人断言，她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她变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言了，象河边的一块石头。再也听不到她在任何场合说出扎根边疆的豪言壮语了。“我们三姐妹”这几个字，永远地从她的生活语汇中消除了。她们这三个扎根边疆的典型人物，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好朋友。她们一块来到北大荒，找了一棵三个枝丫的小松苗，作为扎根树，栽到了宿舍门前。如今，小松苗已长得腕子般粗，三个枝丫都很茁壮，生机勃勃地生长在宿舍前，恰恰对当年的扎根誓言形成了讽刺！

有天夜里，我们全被宿舍外面一阵劈砍声惊醒了。我们都知道是谁，在做什么。但却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